

782

3815

飢 餓

海 滔 著

6



由
民
於北
大
卅七年十二月

香 港 詩 星 火 社 出 版

目 錄

詩人們，請爲人民而歌唱！

人的權利

冬天，中國

呼吸

火種

建國成績詩鈔

這個年頭！

煤麵油鹽歌

人頭

我們結婚

報紙

北方

飢餓

兇信

65646

詩人們！請為人民而歌唱

停止你的哀號
再不必蛙鳴一般的
去追戀那過去的往事
够了，請歌一些新的東西吧！
——蘇，普式庚

詩人們！

請把你們的
『桂冠』
乾脆的

擲掉吧！

『我可不要：這臭婊子！』

在今天

讓我們

站在

藍色的祖國的晴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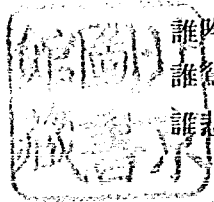
頂着這一輪血紅的太陽

發一個誓吧；

誰吟風弄月

誰鴛鴦蝴蝶

誰悲哀憂鬱



誰歌唱自己
那誰就是個人民的
『公敵』

詩人們！
請放開歌喉唱吧！
誰走出詩的貴族園地
那誰就是爲我們自己
『爭氣』

詩人們！
請放開歌喉唱吧！
誰走在人民的隊伍前面
那誰就是我們人民的
『旗幟』

詩人們！
請放開喉歌唱吧！
誰唱不出人民的
『災難』
那誰的聲音
『就沒有』

詩人們

請放開歌喉唱吧！

誰唱不出人民的

〔痛苦〕

那誰的歌唱

『就落伍』。

人的權利

與其跪着活
不如站着死

——巴興娜，麗亞

屬於高等動物
我有，思想智慧與意志
在這個世界上
我被稱爲「人」！
我驕傲於這個地位
不受別的動物指揮。

我有兩隻手
是用來勞動生產的
不像豬與狗的四肢長在一起
在地上爬着走
牠們是可憐的動物
不會站起來！

我有兩隻腳
是用來踏平荊棘走路的！
不像牛馬的一樣
跟着主人的鞭子轉圈子。

我有兩隻眼
是用來辨別顏色與善惡的
不像蝙蝠的眼睛
活在黃昏
死在黎明，
不像烏賊的眼睛
辨黑是白
辨白是黑。

我有兩隻耳朵
是用來聽朗誦新的勞動
人類的聖經的
不像狼的耳朵
尖尖的聳起
偷聽着牠的同伴
啃嚙着小動物的骨骸
是牠的快樂。

我有一張嘴
是用來吃飯與選舉公僕時
我要發表意見的，
不像烏鴉的嘴

隨便亂造謠言
叫人們討厭！
不像鸚鵡的嘴
說出的不是人話
時常在挨人家的罵。

我的全身的肌肉
是可以完全自由活動
肌肉的下面有強大的骨頭
因此，有了雄壯的人形
我有智慧
那是叫人類學習犯罪
在沒有民主的國家與社會
我有思想
那是叫人類都去勞動
都去爭取自己的利益——
麵包，自由，愛情
我有意志
那是任何人不能來強姦的
我要人類享受人的待遇！
人的權利！

冬天中國

燈火熄滅，千百扇窗戶，從活的變成死的像憎恨一樣的黑暗，泛濫在這裏。

——約翰·萊曼

一，好低的氣壓呵！

冬天，

沒有色彩的季節呵！

失戀於畫家的畫筆

沒有聲音的季節呵！

常使詩人的歌唱沉寂

沒有陽光的季節呵！

一切生物的動力被壓制

鳥兒唱不出歌

河流奏不出音樂

江海蕩不起波浪

人們哭不出眼淚來

好低的氣壓呵！

二，貧血的土地

缺少着維他命與氧化鈣的

我們貧血的土地呵！

是一塊可憐的畫版

鉛灰色的鉛條

是祖國受難的痛苦的痕跡
而那有着陰暗的倒影的
正反映着中國的古老——
古老的政治，古老的教條！
陰暗發霉的日子。

三：天又在落雪了

天又在落雪了……………
那像聖女帷裙上抖落的銀白的小花朵呵！
以悲哀的心情
無聲的飄落在嚴冬的土地上
就在這時候呵：
我們的農人們
揮動着冰冷的鋤頭
想在這紅色的泥土裏
播下一顆種子
即使它不能發芽
即使它馬上死去。

四，中國底道路

憂鬱得像老人的臉
愁苦得像寡婦的心
貧窮得像乞丐的生活
寂寞得像失戀人的面孔
中國底悲哀的道路呵！

是這樣的泥濘，崎嶇與不幸呵！
到處是災難與迫害
到處是黑暗與寒冷
健康的紅色的都到那裏去了！
伙伴，不要徘徊在路邊
要走向那光明的遙遠
記着，
脚下有愛
遠處有聲音，有火！有花朵，

呼 吸

好漫長的夜呵！
好陰冷好蕭淡的夜呵！
沒有月亮沒有星
沒有火把沒有燈
我們——這羣善良的人呵！
被關在牢獄中
腳和手被鎖上了鐐銬
不能自由活動
耳朵被堵死
聽不見一點聲音
眼睛被蒙上
看不見太陽
咽喉和嘴巴被塞住
不能夠向人間控訴痛苦
不能夠向人間發洩憤怒！

這牢獄啊！太苦悶太窒息了呵！
太陰森太痛苦了呵！
朋友！假使我們要活？
那得打開一個窗子
爲新的戰鬥開始
我們來呼吸。

火 種

不要在寒冷中結冰
朋友！要記着
當嚴冬封鎖大地的時候
我們要作「火種」！

任大風以猛烈的手掌狂撲吧！
任大霧以殘酷的手掌遮羞吧！
任人造的滅火機在四處使用吧！
「火種」永不會絕！
人間只有這個真理！
一個普洛米修士死去
會有無數的普洛米修士繼起！

建國成績詩鈔

墳

在西南聯大圖書館的後面
又新建了一個小圖書館
這裏面所藏的不再是

「鉛字謊話」

和

「騙人的學問」

却是四個青年人！

——為反內戰爭民主而殉難的四烈士啊！

在建國工作開始的今天

據說這四座新墳

是政府新建設中最有成績的「一部門」

印鈔機

靠着出賣肉體的妓女

不會有強健的身體

她的生命好比一條乾涸的小溪

自己不想辦法去掘源引泉

却妄想着老天爺下大雨

××不領導人民去生產

却把印鈔機當作鋤頭去「耕田」

怪不得五百元一張的鈔票
就像那些「坭坭頭子」
一樣的不值錢！

保鏢者

編輯先生，當你出了門
請你留一下神
在你的屁股後面跟着一個人
這是給你「保鏢」的！
他緊緊地跟隨着你
就像窮追着一個漂亮的女人
在走到偏僻的小巷子裏
他會掏出一個硬棒棒
請你「跟他去！」
這就叫民主國家裏的法律。

這個年頭

這個年頭怪年頭
魚蟹蝦逆水游
和尚一定稱尼姑
丘八一定叫丘九

這個年頭怪年頭
人要牛來牽着走
鳳凰一定稱烏鴉
青魚一定叫王八

這個年頭怪年頭
太陽繞着月亮走
牛頭掛在馬尾上
學校的課堂叫法堂

這個年頭怪年頭
學生一定稱「打手」
石頭打人反說人打石頭
狗咬人來反說是人咬狗。

煤 麵 油 鹽 歌

是一個生靈
都有一條命
是一個牛馬
都有一個棚
是一頭小羊
都有一片青草地
是一頭泥墩
都有一汪爛稀泥
牠們才好居住
牠們才有飯吃
牠們才能自由生活。
牠們生活得才能快快樂樂。

然而

我們人民真淒慘
自從內仗打了一年半
我們的生活
好像豬油煎黃蓮
藥罐裏面煮稀飯
苦又苦來焦又乾
天天所吃的
天天所燒的

柴米油鹽成困難
油鹽醬醋高又尖
不信請你聽我來說一遍

煤

二百斤煤球
需要一萬五
三百斤崗炭
燒不到二十天
大冬天我們不燒火
大熱天我們不燒水
廢煤球我們揀出來當寶貝
加進爐子裏面
想燒熟一頓飯
就這樣節省
煤黑子還要故意搗蛋
今天要漲價
明天要加錢

麵

紅光美粉
我們看也看不見
伏地麵
綠豆，高粱，玉米麵
每天早上

我們要提着袋子
跑到雜糧店
撐櫃的，大先生叫幾遍
僅僅買到一升半
回到家上午一頓麵條
下午一餐稀飯。

油

豬油賣到每斤五千八
花生油每斤賣到四千二
買二兩豬油
小秋許撇撇嘴
買一兩花生油
大秋許說不好打
半兩油蓋不上鍋底
一兩油接不上燈頭
聽說油價還要加。

鹽

柴油米麵都唸完
天哪，我們的生活
就像一把眼淚
泡着一把鹽
又苦鹹來
又辛酸！

人頭

一，

碉堡上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兩顆眼睛珠子還在活溜溜地轉動
看樣兒這傢伙死得怪冤屈
一口牙像老虎鉗子緊緊的咬住
好像與這碉堡結下了天大的仇。

莊稼人早上從這裏經過
搭火車到城裏去
先要把自己拿的柴籃子
或用的布袋
打開給守衛的老總們瞧
而自己却不敢偷看這碉堡一眼

那上面放置着一挺美式的輕機槍
像狗眼釘視着遠方
你要轉臉窺視一下
或者做出慌慌忙忙的模样
謹防你的腦袋瓜子搬家。

二，

今天却與往常不同

碉堡上的機槍前面
却掛着一個比它還活的人頭
這人頭懸掛的原因
是爲了警告碉堡附近村子的人民。

三，

離這碉堡有里把路
有一個村子
小槐樹和垂抱柳
像情人們手拉着手
圍住這二十餘戶農家
王喜勝是這二十餘家裏的農民
他有六畝地和兩條大黃牛
在這個村子的東口
他還開了一個豆腐店
順便的還賣點小菜
趕集的日子他還賣油炸花生米和燒酒
生意好再煮上點五香雞子和五香醬牛肉
照顧這攤子的是做得一手好活
說起話來笑嘻嘻的王大嫂
遠近的街房
都誇講他們是一對好夫婦
真會過日子又會做生意。

四，

在這村子的附近
最近築了很多碉堡
穿美國軍服的中國兵
時常光顧那村子和這村子
借門板拿木棒不管你答應不答應
砍顆樹劈柴燒不許你向他們干涉

他們這一羣裏有一個羅排長
剛一到這村子
就命傳令兵號上王喜勝後院的三間房子
他要把這三間房子裝軍械裝汽油
起初王喜勝王大嫂都不答應
霍保長却來講情
他說國軍來此是爲了保護人民
羅排長更有理的說：
殺個雞宰個羊慰勞我們理所應當！

五，

王喜勝一大早就趕着大黃牛上地裏去
王大嫂磨完豆腐就納鞋底
羅排長叫傳令兵殺雞煮豬蹄子
王大嫂說我們是回教沒有鍋給你們使
羅排長說使過了給你們放點DDT洗一洗
還不是很乾淨一點也沒有關係。

王喜勝家中住了羅排長和這一羣兵
好像西北風吹來了一把掃帚星
他們把和麵盆拿來當腳盆用
又把洗衣服盆拿去當尿桶
八仙桌子和椅子小板凳
他們都佔用
就是圈高粱米的蓆子
他們也拿去搭天棚

六，

他們夜夜都賭牌九，
什麼虎頭抱個花姑娘

陪個通

什麼老天配個雜九，烏龍
……………笑聲，叫聲
一直到天明

前院子後院子都是香烟屁股
和花生皮
牆拐拐牆角角
撒滿了屎和尿

這些事王喜勝王大嫂都能忍下去
最可氣的是王大嫂上毛厠都有人丟石頭

還有人吹口哨

王喜勝不在家鬧的更厲害

唱十八摸做個怪樣子

羅排長命傳令兵搬個櫈子

坐在當院他手裏拿把扇子

對着王大嫂

嘴裏唱着：「好熱的天哪」

老爺們要個調調兒。」

七，

王喜勝像把柴

就要燃起來火

王大嫂叫他暫且做個悶罐子

等好機會再行事。

霍保長這天來催糧

還有勞軍的回肆萬七

王喜勝答應今天晚上出去借

明天早晨一定送到所裏去。

八，

七月夜

這小院像個小蒸籠

王大嫂正在屋裏頭找菜油燈

羅排長一頭就鑽進來

兩隻手把王大嫂緊緊地抱住。
又用像狗熊一樣的舌頭
舐王大嫂的臉……

「你這個禽獸：
還有沒有人性？」

這時候轟隆一聲響
後院的汽油軍械，手榴彈燒起了
羅排長掏起手槍就往外闖。

九，

昨夜
一個農民把這村子上駐軍的軍械房子燒掉
並用槍打死了兩個士兵和一個排長
殺人放火是土匪的行爲
因此，張連長執行命令
砍王喜勝的「頭」

十，

王喜勝的頭被高高的掛在碉堡上
兩顆眼睛珠子還活溜溜的轉動
這不特警告了碉堡附近村子上的農民
而且還教育了全中國的農民。

我們結婚

給 華

不需要
崇高的榮譽
不需要
金錢的臭銅
需要的是
我們的愛情
去建造！
因為
我們都是年輕人！
隆重的形式嗎？
那是裝飾
我們不敢！
幾百人
幾千人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嗎？
不歡迎！
因為
那是虛偽的奉承
我們只需要
愛情作我們的
介紹人！

證婚人！
主婚人！

我們雖然窮
我們結婚
我們快樂！
我們雖然窮！
我們幸福！
因為
我們年輕
我們會去創造！

我們結婚
不是爲了
想飲愛的甜酒
我們結婚
是爲了
向一個理想的目標

進軍！

報紙

你把

鉛字

印成

謊話

又把

謠言

變成

消息

加上

梅毒

淋病

濕氣

和

結婚

離婚的

啓事

院長

部長

主席的

飛來

飛去

亂
平內戰大會成立

.....

這樣
你就變成了「報紙」？

够了！
我不敢相信
你是人民的
喉舌
我却以為你是
鸚鵡的嘴巴
吐出的，
不是人話！

北方

香烟攤

瞎婆婆在這路口的一顆槐樹下
擺設了一個香烟攤子
她不認識香烟的牌子
也不分辨不出一百元和伍元百元的法幣
只要你丟下一百元
就可以從烟盒中抽出兩支去吸
她說：「這個年頭，人嗎？只憑一顆良心！
沒有良心的，反正不會得好死」！

她的兒子拉去打內戰一年多沒有消息
她的媳婦剛剛害病死
留下了一個四歲的小孫女。
幫她拿拿小板櫬
和回家時幫她收拾香煙攤子。
祖母和孫女一天的窩窩頭和稀飯
都靠這香烟攤子。
這一天下晚
來了一陣雷暴雨
瞎婆婆慌忙要收攤子
她的孫女兒也要爲她搬櫬子

這時候不知從那裏來了一羣兵
不管這雨下不下
這雷打不打
他們都圍在這香烟攤子
你一盒，我一盒
搶得乾乾淨淨的！
瞎婆婆大哭大叫
她的孫女兒把小手放在嘴裏
看見那一羣瘋狗似的大兵
向西方逃去。

拉板車

大姑娘梳着一條紅通繩辮子
怪吃力的在前面拉着
小妹妹小弟弟赤着腳在後邊推
她媽媽看樣兒有四五十歲的年紀
手裏拿了一把掃芭和搓簸箕
一面在揀路上掉下來的煤塊，
一面在掃零零碎碎的大米，
大熱天太陽像把火
她們把車子暫時停在一棵柳樹下休息
大姑娘用手巾揩揩汗
小弟弟小妹妹剝了幾個蒜

和着凉水向肚裏頭嚥
「先生這是末腳年啊！
我的丈夫去年臘月死的
今年正月我的大兒子又拉去當兵
家中就剩下了我們這幾口
替人家天天拉煤
煤要不拉
吃上一頓就沒有下一頓
唉！這個日子怎麼過呢？
先生！你能行個好事
給我們這個大姑娘說個親
好不？」

.....

大車道上
至今還留下她們勞動的影子。

女丐

「可憐！可憐我不！老爺！
您賞一個錢給我好不？」
一個年青的女人
手裏領着一個兩三歲的孩子
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嬰孩
她守住這胡同口

一蓬着過路的人
她就死死的追住
她焦黃的臉掛上兩條淚痕
似乎告訴人家她苦難的命運
她胸前的奶像晒乾了的兩個豬尿巴
她一面伸出手向行人求施捨
她一面說着她的丈夫去年在東北作戰被打死
她說她嬰孩才三個月
還需要奶吃
她說人都是父母生的
嬰兒不應該受餓死
她求善心的人給她一個錢
買窩窩頭和白開水發發奶
她說她一輩子都記住你！

三輪車

一下火車
就像走進樹林裏
「要三輪不？」
「要三輪不？」
三輪車夫像麻雀
吱吱的叫着
又互相的掙搶着生意

「喂！法國大橋。」

「一千塊」

「行，來，能買兩個窩窩頭就行」

三輪車

像麻雀「轟」的一聲分散

向飢餓的影子

駛去！

飢 餓

像一羣飢餓的鳥
圍着一把米在唧唧喳喳的搶食
你們——

拉黃包車的
登三輪車的
推土車的
磨刀磨剪子的
打掃垃圾的

.....
窮苦的朋友們呵！
擠坐在這麵攤的兩條長板櫈上
瞪大了眼睛
伸長了脖子
等待那快開鍋
正在起滾的高粱麵條

你們一邊用手巾揩汗
一邊在喊「還不開鍋！」
你們裏面有的餓得實在等不急了
不怕在大家的面前丟臉
當掌櫃的一換手

趕快的伸出那骯髒的手
像黃鼠狼偷小雞似的
把油炸花生米子
沒有點聲音的放在嘴裏。」

你們實在太飢餓了呵！」

有的身上沒有一文錢
就坐上了這條攪子
脫下了汗衫
交給了另外的一個朋友
「拿去當掉！我在這裏等你！」
朋友！麵條開鍋了
你們都伸出了像亂劈柴一樣交叉的手
去迎接那一碗碗又粗又黑的高粱麵條。
「掌櫃的！再給點鹽！」
「掌櫃的！給一瓣大蒜！」
「掌櫃的！來點麵湯，裏面再放上點蔥花」

一碗麵吃下去

飽不了你們的肚皮

只好把你們包在

一塊又黑又爛的手巾裏的窩窩頭取出來拍弄碎後放在

麵湯裏。

就這樣呵！窮朋友！
在你們背後
還站滿了害着病
再也沒有力氣走動的乞丐
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善良的人民呵！
他們都是被拉去當壯丁
爲了反對內戰
又從火線上開小差下來了農民呵！
他們犧牲了一切的財物
步行了多少里路
希望從北方回到南方他們的家鄉
在他們的身上
除了一個討飯的竹碗
再也找不到別的東西
城裏，他們不敢進去
爲了怕又被抓去塞砲眼子。

他們站在你們的背後
等待着你們的碗裏的剩底
即使是一點麵湯也是好的！

然而，這些微的希望
你們都使它變成失望
你們不特不能剩下三五根麵條兒
就是連麵湯你們都要喝光。
朋友！你們留給他們的
是比中國灰色的土地還堅硬的碗底子
和剛剛打從這裏開過去的
一輛軍用汽車裏面裝滿了壯丁
輪子下所掀起的塵土落在那碗沿上。
像一把痛苦的鹽粒。

朋友！我真要哭了，
爲什麼我們的國家這樣的淒慘？
誰使我們這樣挨餓？
誰使我們這樣可憐？

詩 星 火 叢 書

火警 羽軍

搶火者 戈揚

自從鞭炮響了後 海滔

向民主，進軍！ 海滔

帶動民主的火車頭 沙陵

雪萊詩鈔 徐帆譯

飢 餓

著者	海滔
發行	詩星火社
總經售	香港高原書店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六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詩星火叢書

飢 餓

5,000,00